

晚婚时代 两代人的婚姻观分歧加大

“妈宝男”渐多 结婚 20 天就闪离

宋晓宇（化名）的婚姻只维持了 20 天。

“别看他今年 30 出头了，就跟小孩儿一样。”职业红娘杨雁琴见过这一家人，父母都是做生意的，母亲挺强势，见了杨雁琴就说：“我们家房子、车、彩礼全都准备齐了，就差您给我们介绍个好姑娘。”

母亲忙着张罗，但是全家对结婚最不上心的就是宋晓宇自己。大学毕业后他在家人的安排下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，下班回家就埋头打游戏。用他妈妈的话说，“水果切好了放在眼前都不知道吃！”

杨雁琴发现宋晓宇对婚姻有点抵触，甚至有些恐惧，理由非常简单：将来结婚了俩人过日子，要自己做饭、收拾屋子，安排一切，“想想就发愁！”

眼看着儿子过了而立之年，母亲急了，她否定了宋晓宇不想结婚的想法，“生了孩子，你不带，就让妈妈来带！”她陪着儿子见了几个女孩，相中了其中一个长得温柔贤惠的姑娘，“家境可以，大学本科，工作也稳定，挺好！”

打点好了一切，她给女方送去了 10 万元彩礼，心满意足地把儿子推进了婚姻的大门。

出乎所有人意料，20 天后，小两口离了，说什么也过不到一块儿去。半年后，宋晓宇的妈妈好说歹说，儿子才同意跟她来到杨雁琴这看看还有没有合适的。

杨雁琴感慨，现在 30 岁的小年轻还跟“没断奶似的”。她发现，那些在相亲市场上久久徘徊不前的男孩子，有不少都是“妈宝男”——没主见，不成熟；她认为这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——家长管得太多了！

知乎上有网友把“妈宝男”与“无限次劈腿的渣男”并列为最不能嫁的类型，而“妈宝男”的存在是导致婚姻破裂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见过许多分分合合后，杨雁琴经常给家长“上课”，“你总也不放手，孩子怎么长大？”很多时候，她反倒劝人先别急着结婚，“孩子不成熟的情况下，千万别让他结婚”。

经济越发达 年轻人成熟越晚

马博涛（化名）自己也数不清楚到底相过多少次亲，再过两年，他就要 40 岁了。

他的父母退休前都是单位的领导，家里有好几套大房子，他自己有不错的工作，还和朋友合作经营着一家小公司，是很多人眼中的“黄金剩男”。

他曾经有过一个谈了 4 年恋爱的女朋友，至今他也认为那是他最喜欢的女孩。女孩白净、清瘦、爱跟他聊诗和远方，两人渴望着相爱厮守一生。马博涛带着心爱的女孩见了父母后，母亲开始打听关于女孩的一切，她听说女孩的母亲得过乳腺癌，锁紧了眉头，“这孩子有点风吹草动就生病，看来是遗传基因不太好。万一找个病秧

子，我儿子一辈子不都跟着她受罪吗？”

那次分手，让马博涛消沉了好长时间。之后他又谈过一个女朋友，人家因为受不了他总听妈妈的话，跟他分手了。之后，他就在相亲市场上浮浮沉沉，见面吃个饭、聊几句仿佛成了例行公事，“似乎再也找不到当初那种感觉了”。不过他自己也并不那么迫切地渴望婚姻，“反正自己也还不够成熟”。

国外有学者对世界各地的年轻人进行抽样调查后发现，一个地方越发达，社会越富裕，这个地方的年轻人长大就越晚。而在中国，年轻人晚熟与上一代的抚养方式和观念不无关系。父辈一代深切地体会过穷和苦的滋味，而经过改革开放的巨变，物质条件极大改善，很多父母心里都有一种观念——我们吃过的苦再不能让孩子吃！殊不知，不吃苦就长不大，家长把一切都给包办了，孩子集千宠于一身，其反哺的能力和意识很弱。孩子成熟得晚，自然结婚也被一再推后。

两代人观念存差异 部分年轻人不再反哺家庭

年轻人的成长期越来越长，成熟期越来越晚。这个现象的另一面是，人与人相互之间的包容、尊重、忍让和理解也变得越来越少，独生子女的独性越来越明显。

1992 年出生的杨一帆（化名）研究生毕业，身高 1 米 82，在高校工作，文质彬彬。他内心想找个长得漂亮、跟自己有共同爱好和话题的女生。但母亲认为他的想法太幼稚。母亲的理由非常现实：找本地人将来住在父母身边，可以天天回父母家蹭饭，生了孩子有父母帮你带，连物业费、水电费都给你交了，你什么都不用操心。

家长很焦虑。有的家长打来电话说上一个多小时，“我为他找对象操碎了心，怎么他自己一点不着急？”

这种观念的差异也源于时代的变迁。年轻人的父辈，在自己的年轻时代，几乎都早早当家、想办法工作，才能维持人口众多的一家人的生计，而现在的年轻人，根本不需要反哺家庭，只考虑自己。

整个社会对婚姻家庭的界定内涵也在发生变化。父辈年轻时，必须先有婚姻，两个人才能共同生活在一起，才能有人与你一同承担生活压力。因此，他们把婚姻看得更重、更远。

而现在很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就可以在家啃老，父母抚养孩子长大的时间在拉长，使得一些年轻人不愿意结婚，害怕承担责任，而选择只同居不结婚，或是逃避式地将结婚一再推后。他们更多地关注自己个人的生活体验，很少关心别人的感受，这种个人主义的“独性”意识，与成长期延长交织在一起，造成了现在年轻人恐婚、晚婚甚至不婚的现象出现。

从各个角度来看，家长都应该早放手，培养孩子独立生存的能力，鼓励他们主动承担起应肩负的责任。过分包办的爱会使得年轻一代未来的竞争力变弱，甚至影响其一生的发展。

胡春艳

“男大当婚、女大当嫁”的传统婚姻观正面临着新的挑战。

2018 年结婚率仅为 7.2‰，这个数字创下了近十年来新低。经济发达地区的结婚率越低，2018 年全国结婚率最低的上海只有 4.4‰。现在的年轻人怎么了？从事三十多年人口

越来越晚 初婚年龄创历史新高

北大博士学历，身高 1 米 72，在高校任教，于晓楠从小到大都是众人眼中的“天之骄女”。可随着她的年龄迈过 30 岁直逼 35 岁，她明显注意到父母对女儿的自豪感开始持续下降。他们发动一切关系给家里这个“黄金剩女”安排相亲。晓楠苦笑着说：“可能爸妈觉得好不容易攒了一手好牌，却要砸在手里了。”

在高校里，大龄未婚女青年并不少见，很多人经历了从本科、硕

主动“剩”下 “独性”很强的年轻人

1981 年出生的刘豪在城市核心区拥有 3 套房产。他理想的另一半要有甜美的长相、温柔的性格、和谐的家庭。“听上去要求不高啊，可我给他介绍了 3 个女孩，都无疾而终。”他的表姐气呼呼地说。

第一个女孩比较腼腆，两人见面后聊了几句，女孩就开始时不时地低头看手机，刘豪顿时没了好感。

跟第二个女孩见面后，双方都跟介绍人表示对彼此有好感，互留微信继续联系。结果，那个女孩每次回消息的速度慢得让刘豪抓狂，“有时候隔一天才回复。”刘豪约她周末出来玩，女孩回复：“我爱睡懒觉，周末一般都要睡个半天，晚

被迫单身 房价、就业、生活成本

江西人林文浩研究生毕业，在上海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了 5 年，工作业绩考核的压力大得让他喘不过气来。他努力工作攒钱的速度，远远赶不上上海房价飙升的速度。更让他觉得高不可攀的，是上海姑娘的择偶标准：有房、有车、有稳定工作，还有一点更重要——上海户口。

在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上海，户口问题成了一些年轻人迈向婚姻的一道坎儿。

婚姻的门槛随着中国城镇化程度的提高，无形中也在水涨船高。经济发达地区生活成本相对较高，房价飙升更让越来越多年轻人

学研究的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分析，结婚率普遍下降的根本原因在于结婚人数的结构性减少。与此同时，全社会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、房价高企、就业竞争激烈，以及年轻一代“独性”更强等原因，也都成为年轻人结婚路上的“绊脚石”。

年轻人的婚姻被啥绊住了脚

士到博士的求学路，当终于走上了很多人羡慕的“人生巅峰”后，环顾四周却发现自己的人生同行者所剩不多。

于晓楠觉得自己对另一半的要求并不太高，“起码要能跟我聊得来，要爱读书吧。”她自己家境不错，父母已经给她买了车，准备了房子，甚至发话说，“如果男孩子对你好，房子车子都可以不要。”

但晓楠觉得婚姻应该要势均力敌，“两个人各方面条件要差不多，这样彼此心里都不会失衡，两个人的三观也不会差距太大”。

现在的平均初婚年龄是有史以来最高的。上海市妇联的调查显

示，截至 2015 年，上海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分别为 30.3 岁和 28.4 岁，比 10 年前分别提高了 5.0 岁和 5.4 岁，与欧盟平均水平持平。究其原因，在于全社会普遍受教育水平的提高。尤其是女性，现在高校中，本科、硕士学历的女性已经占一半左右，博士阶段女性占比接近 40%。推迟婚龄、晚婚晚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。

一组数据直观地说明了女性婚姻观的变化：1990 年，30~35 岁的女性中，未婚只占 0.6%，而到今天，未婚占到 7%；而 35~40 岁的女性未婚占比则从 0.3% 增长到 4% 左右。

近几年高校招聘面试时，一些人的简历特别优秀，用邮件沟通也非常顺畅，可一到面对面环节却判若两人，表现出沉默、少言。这种人际沟通的障碍放到谈恋爱中必然成为硬伤，不谈，怎么恋爱啊？

与此同时，现代生活娱乐方式也越发多样性，特别是在大城市里，有无数种选择可以填补空闲时间。这也给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一种感觉：不一定非要有家庭才能享受家庭带来的生活乐趣。

日益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颠覆了人们“养儿防老”的传统观念，整个社会也在走向包容，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都能被大众所接受。不结婚也并不意味着没有同伴，大家已经见怪不怪，过去人们在小集体里还有道德约束，现在越是大城市越开放，谁也不管谁。

“望婚却步”。无房、无车、无钱都成为婚姻的羁绊。这些经济欲求的增加，迫使很多年轻人必须积累一定的财富才能考虑婚姻。

就业竞争也愈发激烈。近年来，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虽有所减少，但中国依然处在劳动力供给的“高原平台”上。每年 15~59 岁的劳动力人口依旧保持在 9 亿人以上，直到 2040 年劳动力人口依旧不会低于 8 亿人。这意味着，就业压力将长期存在，而激烈的就业竞争也导致了婚姻的推迟。

此外，我国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，长达 30 年时间累积了 3000 万以上的“剩男”。如果婚恋市场有“鄙视链”的话，那么大多数“剩女”往往是高知、高收入，处于“鄙视链”的顶端；而“剩男”则往往是学

历和收入都较低，处于“鄙视链”的底端，这两组人群从基本上就不太可能匹配。

《当代青年群体婚恋观调查报告》显示，对于“如果一直没有找到理想的结婚对象，您会怎样？”的问题，69.53% 的青年选择继续等待，直到找到理想的人才会选择结婚；15.61% 的青年选择“保持单身”；有 9.34% 的青年愿意“降低择偶标准”；仅有 5.52% 的青年选择“将就结婚”。

面对结婚率一降再降的现状，不少专家认为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，没有必要过多担心。无论是晚婚还是不婚，都是年轻人从自身实际出发作出的选择，社会和家长应多尊重，给年轻人更多选择空间。

胡春艳